

第六十八回 傷離別守義即多情 慶團圓偏房作正室

話說李公父子，懼怕寶林，不敢說媒，轉請了桂榮去作伐，倒被文卿著實搶白了一場。伯華不好回復李府，又同許公當面說了。許公不敢自主，回府與夫人商量，卻值文卿也在房中，許公就把桂榮替兒子為媒的話說出來。

夫人不等講完，忙插口道：「你的意思何如？」許公道：「這親事也是門當戶對，李府本是世交，我又和李竹君同年，聽說孩子也好，允親也使得。」夫人流淚道：「我把你這老奴才，真是狼心狗肺！媳婦才出去幾天，你倒存這樣歹念，媳婦在天上也不容你！」許公道：「我不過和你商議。」夫人道：「倒承你的雅愛。」許公道：「不答應就是了，何鬚生氣。」文卿道：「前天桂年兄已同我說過，我早就回絕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這些話不必提起，只有我媳婦的遺言，是要遵的。況紫雲這孩子真好，又有良心，瞧他端莊凝重，貞靜幽閒，至於人品，更美貌極了！他又生了孩子，也還消受得起做個夫人。我今擇個日子，知會松府一聲，替你們做了正事，你道好不好？我這片心，也對得住我的媳婦了。」文卿點頭不語。許公道：「恐怕使不得。」夫人道：「為什麼做不得？你知道什麼！我是遵的死者遺命作了主的，還怕你作難不成！」許公出去，夫人就著喜紅去喚紫雲。

少刻，紫雲裊裊婷婷的走來，淺淡梳妝，一身縞素，更顯得媚風流。後邊乳娘抱著小公子。夫人教他一旁坐下，夫人將小公子抱了一會，就將方才講的話對紫雲說了。紫雲淚珠交流，道「雖承太太的恩典，但紫雲斷不忍心！」夫人道：「不是這等講，我們原是遵小姐的吩咐，你難道倒肯違他的話嗎？」紫雲道：「小姐雖然這麼講，我們丫頭家也沒這福分。況小姐出去，也沒多天，紫雲何敢背理喪心，妄自尊大？還求太太原情。」

夫人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小姐是個什麼人？也是看定了你人好，才有這番意見，你倒不可辜負他的心。你如今又生了孩子，也算替他爭了光，他就在瑤台上也喜歡，」紫雲道：「這事斷使不得。外人知道，也要議論。就是姑老爺面上，也無光輝。」

文卿接口道：「那倒不妨事。既做這事，自然彰明較著，替你正起位來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們做官的人家，不能沒有個內助。如若娶個續弦來，反對不住你小姐。和你們好還罷了，再有別的緣故，欺負了你們，不但我心裡過不去，你小姐在靈心上還能受嗎？」紫雲道：「寧可替你姑老爺另娶，紫雲總不敢當！」夫人道：「你這孩子呆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紫雲道：「太太的明見，紫雲是個當丫頭的，忽然抬舉起來，人心也不服。不但紫雲不安，還要教太太生氣。」夫人道：「我作了主，還怕誰？況你既正了位，就是個少奶奶，連少爺也不敢不敬你！如果有人輕視你，告訴我，儘管不依他！」紫雲道：「太太既說到這樣，紫雲再不依從，負了太太的恩，就是負了小姐的恩，紫雲只好勉強從命，但心上總覺得不忍似的。」說罷，滿面淚流。

夫人點頭，歎道：「好孩子，不必傷心，你依我的言語不錯。你是小姐心愛的人，我們這番舉動，原是替你小姐留個紀念下來，還同他在世一樣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天恩，紫雲殺身難報！」夫人道：「只要你能繼小姐之志，步步效著他法，就是許門有幸了！我明天還著人到太太、大姐姐那邊請示呢。」

又對文卿道：「倒要你親自去走一遭。」文卿道：「我去怎好啟齒呢？」夫人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？橫豎是他家小姐的遺言。」文卿道：「太太還罷了，那位大姐姐的話真難講呢！見面那副絕代花容，就可愛可畏，臉上也不知是威光，是媚態，令人眼光都捉不定。我見他，頭也有些疼，在他面前一點都錯不得。」

夫人帶笑啞道：「不愛臉！也不怕人笑話，他過於美貌了，你見他心裡就怕起來，自然講不出話來。虧你還有過美麗老婆，倒也這麼餓眼雞似的！」說得文卿笑將起來。紫雲辭了夫人回房，不但不見歡喜，倒反十分傷感。上下人等，俱皆歎息，說他不忘故主，很有良心，並不以富貴榮華易其心志。夫人、文卿自然格外的愛敬。

停了一日，文卿親到松府，卻值松氏弟兄都不在家，就進夫人上房坐下。談了一會，銀屏也走進來相見，文卿道：「你去請大姐姐來，我有話講。」銀屏詫異道：「你同他有甚話講？」文卿道：「你去請來，少刻便知。」銀屏一笑，就到寶林房中，見寶林在內房書寫便面，彩雲、彩霞立在桌邊。銀屏笑道：「大姐姐很用功。」

寶林含笑起身道：「你瞧瞧，好不好？」銀屏取過來一看，蠅頭小楷，寫的《洛神賦》，美女簪花，秀媚已極，銀屏嘖嘖稱賞。再看那面，畫著一個洛神，也是寶林的親筆，風鬟雲鬢，十分精工。銀屏很贊了幾句，寶林道：「你何不題一題？」銀屏道：「改一天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們請了瑤姑娘來下大棋罷。」銀屏道：「沒有空，我哥哥奉請！」

寶林凝神道：「他請我幹什麼？」銀屏道：「有話和你講。」寶林道：「我知道，必定為的續娶的事。前天我們二房托人去說親呢。」銀屏道：「我看不見得。如果這件事，他斷不敢當面同你講！」寶林道：「然則有何別事呢？」銀屏道：「必是紫雲要扶正了，所以來知會一聲，他才敢這等大模大樣的請你呢。」

寶林笑道：「你料得一點不錯，我如今老了，竟不如你們小孩子聰明能料事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大姐姐果然老了，怪道前天我在房外過去，聽見大姑老爺說：『祖太太饒我罷！』既做了祖太太，還不老嗎？」寶林笑罵道：「我把你這促俠鬼，話到你嘴裡，就聽不得了，而且慣會聽鬼話！」銀屏道：「你家那位姑太爺，還避人嗎？只差在人前對你磕頭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我筠兒還不怕你麼？」銀屏道：「似乎比大姑老爺略好一分，總不象他那鞠躬盡瘁的模樣。」

二人說笑出來，進了房，文卿忙起身讓坐。寶林同銀屏一邊坐下，文卿寒溫幾句，見寶林蛾眉貼翠，鳳眼生嬌，神光乍合而乍離，顏色宜嗔而宜喜。此時七月下旬，一身羅綺，格外顯得媚嬌柔，比起銀屏，還覺得美麗幾重，心中十分羨慕，暗想除了寶珠，竟沒個人同他匹敵。如今我的寶珠已死，只好讓他入無雙譜了。喜一回，悲一回，看一回，愛一回，倒弄得眼光閃灼，心緒迷離。

寶林見他也沒甚話講，只管對著自己賞鑒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轉過臉去，同銀屏閒談。文卿道：「前天李二年伯托人說媒，要同我們結親，家母傷感得了不得，說小姐曾有遺言，吩咐把紫雲扶正，我們何敢不遵？況紫雲也有良心。目下父母的意思，做官的人，不可沒有個內助，教我過來同太太、大姐姐商議，不知使得？使不得？如果使得，就請示下擇個日期，替他正起名分來，也了件大事。」

夫人聽了，沉吟不語。寶林道：「這是太親母的盛典，我們有什麼不依？況且是我妹子的主意，我們林府沒得說。」

去，對太親母講，就這樣罷。」夫人點點頭，流下淚來。文卿道：「這日子，就請太太、大姐姐定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不必過謙，親翁親母作主就算了。」文卿道：「家母說也要過一年了，大約總在九月裡行事。那天還要請太太、大姐姐去替他光輝光輝。」

又嘻嘻笑道：「家母講紫雲是小姐心愛的人，從小在府里長大的意思，還想太太抬舉他一點子。我們心裡雖這麼想，總是不敢出口。只求太太的恩典，看小姐當日的面子，但不知紫雲有這福沒這福。」寶林道：「這話且慢講，再為商量罷。」文卿還想再說，寶林已起身，扯住銀屏出去。

文卿頗為乏趣，坐了一會，也就辭了回去，到家稟過父母，夫人心裡歡喜。轉瞬中秋，是寶珠的周忌，又是二十冥壽，僧道追薦，熱鬧非常。寶林、翠鳳一早來拜，略坐一坐，寶林就辭去再也留他不住。

晚間文卿備了一桌果菜，對了寶珠的容相，請他賞節。先斟了三杯酒供好，就執著壺自斟自飲，淚滴杯中，口裡歎道：「年年這個團圓佳節，皆我許文卿的斷腸時也！」又看看容相，微吟道：

「霜綃雖是當年態，怎耐秋波不顧人！」

但凡酒落愁腸，一滴便醉。文卿飲了幾杯悶酒，已吃得酪酊大醉，忽然捶台拍桌的大哭起來，倒把紫雲等嚇了一跳，忙走上來勸他，他倒在地下亂滾，醉眼模糊，狂言顛倒，鬧個不清，大哭道：「我見寶珠妹妹穿著霓裳羽衣，手裡拈枝蘭花，同許多執花的仙女，立在雲端裡望我笑，對我招手，教我和他到月宮裡頑去呢！你們這些奴才，不容我去，扯我幹什麼！」

紫雲道：「你醉糊塗了，那裡來的話。」文卿道：「明明白白，我親見的。還是那個模樣，格外美麗了，他原要下來，那些仙女扯住他，不容他還著惱呢！」就千寶珠，萬妹妹，哭叫不休，要死要活的混鬧。還虧紫雲帶喝帶哄的，扶他進房睡下。紫雲坐在牀前伺候，聽他睡了一刻，

約有三更，又哭起來，喊道：「你等我一等！同我一搭兒去。怎麼頭也不回，就過去了呢？」紫雲忙起來叫了幾聲，文卿倒又昏昏的睡去。紫雲心中暗想：他今日雖是醉語，必非無因，或者夢寐相通，真誠所感，也未可定。次日問他，一點都不記得。許夫人已擇定九月十五日，替紫雲扶正。早幾日，紫雲出名，請僧道追薦寶珠。

當日，許夫人大排筵宴，請約李夫人、金鈴、銀屏等許多女客。又到松府請了幾次，夫人、寶林俱皆推辭。文卿親自上門兩次，立意不來，單是翠鳳、瑤珍到來。文卿無法，只得罷了。許夫人請李夫人、翠鳳替紫雲上頭升冠，先懸了寶珠的容相，紫雲過來磕頭。才跪下去，竟大哭起來，李夫人忙道：「今日是喜事，忙別如此！」

紫雲心中萬分苦處，那裡止得住？紅鸞、金鈴苦勸，扯他起來，用手巾擦臉勻粉，又借了一天紅，權且從吉，取了大紅與他更換，又穿上補服朝珠。李夫人、翠鳳替他升冠，又在寶珠面前行禮。就有人將容相放過一邊，鋪下紅氈，敬過神，先拜許公夫婦，又與文卿平拜了。又庵、紅鸞過來拜見嫂嫂姆姆，紫雲還禮。金鈴、銀屏、玉釵一一相見，然後才拜李夫人等各外客。綠雲、紅玉，只得也來磕頭，紫雲連忙扯住，就有丫鬟僕婦，內外總管，帶領大小男女，擠了一天井，都來叩賀，稱呼少奶奶。

眾人退去，夫人傳命，賬房裡一概重賞。李夫人等又向許夫人道喜，禮畢撤氈。親友送禮賀喜者，不計其數，外廳男客甚眾，內外筵席，許夫人大行儀式，執杯安席，定了李夫人首座，其餘依次而坐。眾女眷歡呼暢飲，盡興而散。晚間紫雲就住了正房，雖是舊人，如同新娶，格外溫存，異常歡戀。從此紫雲位居正室，寵擅專房，夫婦齊眉，兒孫繞膝。

過了十年，寶林果然無疾而逝。李府也就效法許府，不忍另娶。那時彩雲、彩霞已生了子女，就把彩雲作了正室。後來綠雲、紅玉、銀屏、翠鳳、瑤珍、金鈴、紅鸞各生子女，三家互為婚姻。只有寶林、寶珠，是仙女臨凡，不能生育。墨卿、文卿、松筠都做到極品，蓮波、又庵、松蕃也做到侍郎督撫之職。一個個齒爵俱尊，富貴已極。為之詩曰：

消息如斯枉斷腸，美人名士兩相妨。

悲歡離合皆前定，富貴榮華空自忙！

莫道英雄具氣短，還看兒女實情長。

從今喚醒蘭花夢，為善常流百世芳。